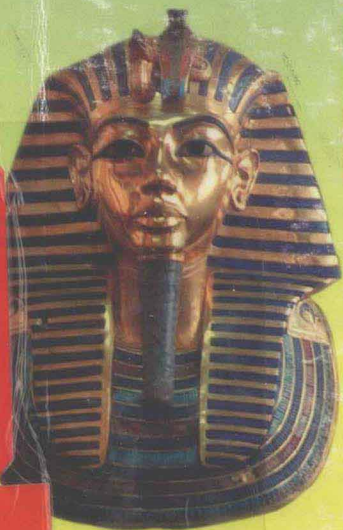


世界文明史话

季羨林
编著

印度的渊源
佛陀 (Buddha)
从亚历山大至奥朗则布
人民的生活

第五册



上海文化出版社

第五册

世界文明史话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明史话(第五册)/季羨林等编著.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1

ISBN 7-5060-1001-1

I. 世… II. 季… III. 世界通史:文明史 IV. K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28780 号

世界文明史话(第五册)

主 编	季羨林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经 销	上海市新华书店发行所总经销
印 刷	上海光华印刷厂印刷
版 次	1999 年 1 月上海第 1 版 2003 年 3 月上海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5.9
书 号	ISBN 7-5060-1001-1/K·201
定 价	1532.30 元(全套 97 册)

目 录

印度的渊源.....	(1)
第一节 戏剧的史实.....	(1)
第二节 最古老的文明?	(5)
第三节 印度——原始雅利安族.....	(8)
第四节 印度——雅雅安社会	(13)
第五节 吠陀的宗教	(18)
第六节 类似文学作品的吠陀经典	(24)
第七节 奥义书经典中的哲理	(30)
佛陀 (Buddha)	(40)
第一节 异教	(40)
第二节 筏驮摩那 (Mahavira) (耆那教先师)	
与耆那教	(46)
第三节 佛陀的传奇	(51)

第四节 释迦教义	(61)
第五节 释迦的末期	(75)
 从亚历山大至奥朗则布	(80)
第一节 孔雀王朝旃陀罗笈多(Candra Gupta) ...	(80)
第二节 具有哲理的国王	(90)
第三节 印度的黄金时代	(98)
第四节 拉杰布达纳 (Rajputana) 的纪年史 ...	(106)
第五节 南方的极盛	(109)
第六节 回教徒的征服	(114)
第七节 阿克巴 (Akbar) 大帝	(121)
第八节 莫卧儿 (Moghal) 王朝的式微	(137)
 人民的生活	(146)
第一节 财富的成长	(146)
第二节 社会的组织	(157)

印度的渊源

第一节 戏剧的史实

印度的重现——地图的一瞥——气候的影响

现代的学者对印度的现况不明与不正确的认识，实在是一大耻辱。这拥有将近 200 万平方英里的一大半岛；有美国 $2/3$ 大，比她的主人英国（译注：本书原著问世时，印度尚未独立。）大上 20 倍；人口 3.2 亿，超过美洲的人口总和，是世界人口的 $1/5$ ；从公元前 2900 年或更早期的摩罕达约（Mohenjo-daro）时期，经甘地、拉曼（Raman）与印度诗人泰戈尔（Sir 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继承了此一脉相承的发展与文明；从未开化的崇拜偶像到万有意志论各阶段所具有的信仰；哲学家们将一元论学说从基督前 8 世纪的《奥义书》哲学论到后 8 世纪的哲学家 Shan-kara 作了上千的变化；科学家们在 3000 年以前就发展了天文学，在我们的时代里获得了诺贝尔奖

金；在年代已不可考证的远古乡村里出现的民主宪法，以及聪明仁厚的阿育王（公元前 269—公元前 232）大帝与阿克巴（Akbar）大帝（1542—1605）；游吟诗人唱出古老的如荷马时代的史诗，与至今仍拥有世界上大批听众的诗歌；艺术家们在各地建筑供奉印度佛像的辉煌庙宇，从西藏到锡兰，从柬埔寨到爪哇，或将莫卧儿（Mogul）王朝的帝王与皇后们的事迹铭刻在各地——这就是耐心的学者们正像开拓新知识领域般地探求今日的印度，往昔，在西方人的思想中，总以为知识文化纯粹是欧洲人才有的东西。

产生印度历史的地理环境是一个大三角形，从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起渐渐窄狭到终年炽热的锡兰。在左角上是波斯，其人民、语文与信仰的神灵都与吠陀印度近似。在北部疆界以东是阿富汗；南下到达古代牛建陀罗（Gandahara）城，今之坎大哈（Kandahar）在此地，希腊与古印度的雕刻术曾一度有过融合，不久即告分离而永不汇聚；在北方就是喀布尔（Kabul）城，这里曾是回教与蒙古人带给印度争战浴血达千年之久的所在。在印度的边陲便是离喀布尔非常近的沙瓦（Peshawar），这种从白沙瓦向南侵略的习惯，一直持续到今天。值得注意的，苏俄经帕米尔与循印度库斯山道即可到达印度，距离如此接

近，以致带来了许多政治纷争。印度最北顶端即是克什米尔省，这名字使人想起古代印度纺织手工艺的荣耀。在南方的旁遮普也就是所谓的五大河流之地，拥有大都市拉合尔（L. ahore）与喜马拉雅山（雪的故乡）山麓的夏都 Shimla。巨大的印度河从旁遮普向西流，长达千英里；当地土著称它为 Sindhu，波斯人将它改为 Hindu 并称所有印度以北地区为印度斯坦（Hindustan）——也就是江河之地。除了以波斯语 Hindu 称印度外，入侵的希腊人使用了 India 一字。

从旁遮普省向东南蜿蜒的河流有朱木拿河（Jumna）与恒河；前者灌溉了德里（Delhi）的新都市，并照澈了在阿格拉（Agra）的泰姬陵（TajMahal）灵庙；后者一泻奔向圣城贝拿勒斯（Benares），让千万的信徒成日的洗濯清心，并借其十二支流肥沃了孟加拉省和加尔各答。东面是缅甸的仰光金塔与曼德勒（Mandalay）的日照大道。从曼德勒城背后跨越印度到卡拉奇（Karachi）飞机场，这一长距离的旅程与纽约到洛杉矶几乎相等。朝印度南方，在航程上，必经西北拉杰布达纳（Rajputana）区（即印度英勇武士的后裔领地）的有名城市如瓜廖尔（Gwalior），吉多尔（Chitor），斋浦尔（Jaipur），阿杰梅尔（Ajmet）与乌代布尔（Udaipur）等地。西南部是“行

政区”，亦即现在的孟买省（Bombay），城市林立有孟买，苏拉特（Surat），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及浦那（Poona）。东南部即是由当地自治的海得拉巴（Hyderabad）与迈索尔（Mysore）两州，它的首府名称与州名同。在西海岸是果阿（Goa），东海岸是 Pondicherry，这些都是由英国占领后分别转让与葡萄牙及法国的数方英里的土地酬报。沿孟加拉湾是马德拉斯（Madras）行政区，具有优良统治的马达纳（Madara）城成为该区的中心，以及庄严而忧郁的坦焦尔（Tanjore），特里奇诺波利（Trichinopoly），马都拉（Madura）与拉米西瓦拉（Rameshwaram）等庙宇，美化了南部疆界。其次是 Adam 桥——沉岛之礁——好像呼唤我们通过海峡进入锡兰岛，此地的文明在 1600 年前就已盛极一时。这些也仅仅是印度的一小部而已。

我们必须承认她不只是一个国家，如埃及、巴比伦或英格兰，而是有如欧洲大陆一般的人口与流通着各种不同的语言，并且有众多的种族与各种不同的气候、哲学与艺术。在北部经常忍受喜马拉雅山来的寒流以及接触南部灼热的太阳而形成的冰雹等的天灾。在旁遮普，河流的交错灌溉了广大无比的肥沃平原；但在河谷的南部由于无尽止的承受太阳的暴晒，致形成干旱不毛之地，该区耕种，虽

付出大量的劳役，亦毫无收成可言。英国人每次在印度的停留从不超过五年；他们以几万人能够统治了大他们3000倍人数的印度，也就是因为他们在印度停留不太久的原故。

原始森林占去了陆地的1/5，处处都是虎、豹、狼、蛇的繁殖所在地。在印度的中南部德干（Deccan）地区受海洋的暖流调节而形成干燥。从德里直到锡兰则笼罩在一片炽热之下；炎热虚弱了人们的体格，缩短了青春更影响了居民的静寂宗教与哲理。唯一能解暑的方法就是静坐不动，忘却欲念；间或在炎热雨季从海上吹来的海风带来凉快的湿气与利于农耕的雨水。假如没有雨季到来，印度即成干旱，成日梦幻着涅槃。

第二节 最古老的文明

史前期的印度——摩罕达约（Mohenjo-daro）时期——古代印度。

在历史家们假设历史是发源于希腊的同时，欧洲一直相信印度曾经是一个野蛮未开化人的温床，直到欧洲民族的远亲雅利安族（Aryan）从里海沿岸带着一些艺术品与

科学移民来到这蛮荒蒙昧的半岛，定居下来。最近一些研究结果曾否定了这一自圆其说的构想——正如未来的研究结果，也曾修改目前的论断。在印度，与其他地方一样，她的文明的起源已埋在深土下，并不是任何的考古学家凭他的铲子就可以一下发掘出来的。旧石器时代不少的遗留物装满整箱整箱地存放在加尔各答、马德拉斯与孟买的博物馆中；并几乎在各省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东西。虽然这些都是文化的物品倒还谈不上是一项文明。

在 1924 年世界的学者一再地被来自印度的消息所鼓舞，那就是马歇尔（Sir John Marshall）爵士宣称他的印度助理巴内吉（R. D. Banerji）曾在印度河下游的西岸摩罕达约地方发现了一些遗物，似乎比现在一般历史家们已知的文明还要古老。从这里向北约百多英里的哈拉帕（Harappa）地方发掘出四五个重叠的城市，成千的砖瓦牢实的房屋与店铺，排列成宽大的街道与窄狭的弄巷，并重叠有好几层楼高。下面是马歇尔爵士对这些遗物的年代估计：

这些发掘物是在纪元前 3000 至 4000 年在孟买行政区最北的信德（Sind）省与旁遮普省过着高度城市生活发展下的建筑物；从多数房屋、水

井与浴室，并有一套完备的排水系统看来，足见当时居民们的社会生活状况最低限度与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苏美尔地区所发现的相等，并超过了同一时代盛行于巴比伦与埃及等地的状况……甚至在乌尔城所有的房屋在构造上来看也决不能与摩罕达约的同日而语。

在这些地方所发现物品当中都是一些家用器皿与浴厕的设备；有染色的与洁白的，弯柄的与车轮圆状的陶器品；赤土陶器、骰子与棋子；硬币较以往所发现的还要古老；上千的印章，大部分是雕刻的，并刻印出一些无法了解的象形文字；彩色瓷器都是上等的质料；石头的雕刻远超过苏美尔的文物；铜制武器与器具以及铜制双轮车的模型（是我们有车轮的运输工具中最古老的一个样品）；金银手镯、耳环饰品、项圈以及其他相当精致与亮晶晶的珠宝首饰物。马歇尔说：“这些从史前 5000 年以前的房屋里出现的東西，可以说与在今天伦敦的第一条大街（Bond Street）珠宝店里出售的相差不多。

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最下地层出现的遗物，似乎比高一些地层所有的工艺还进步——仿佛这最古老的遗物也有好几百年甚至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一些器具是石头做

的，有些则是铜、青铜做的，显示在印度的文化在铜器时代即已兴起——也就是由石器的工具进入青铜工具的过渡时期。这说明了当埃及第4王朝的胡夫（Cheops）王建造了第一个伟大建筑金字塔时，正值摩罕达约时期的颠峰时代；当时与苏美尔地区及巴比伦都有商业、宗教以及技艺上的关连；并留存3000年之久，直到基督前第3世纪。我们无法断定是否如马歇尔所说的摩罕达约是目前所知的最古老的文明。但对史前印度的发掘工作才开始，仅在我们的时代，考古的工作才由埃及经美索不达米亚转移到印度来。一当印度的土地有如埃及般的被发掘出来，我们将会发现在那里的文明较在尼罗河两岸所开放出来的花朵要古老一些。

第三节 印度—原始雅利安族

上著——侵入者——村落组织——阶级——
武士——僧侣—商人——工人——无身份的人

姑不论在信德（Sind）与迈索尔（Mysore）等地不断发现的古物，我们觉得在摩罕达约时期全盛期与原始雅利安族的出现之间，在我们已知的史料中呈现了一大空隙。

这或许是在我们对以往的“了解”中，偶然发生的缝隙。在印度河流域所发现的遗迹中有一个奇特的印章，由两个蛇头组合而成，这是历史悠久的印度民族的特有象征——这些膜拜蛇的半人半蛇的拉加（Naga）人曾被入侵的原始雅利安族在北部几省的占有物中发现，而这些后代子孙仍流窜在较荒僻的山里。再南面的土地，被一些黑皮肤、宽鼻子的民族占领，我们称他们为达拉毗荼族（Dravidians），这名字的来源也不知道。当原始的雅利安族压境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文明，他们的商人远帆到达苏美尔地区与巴比伦，他们城市的奢侈与华贵已闻于世。很明显的，原始雅利安族所倡行的村落组织以及土地耕种法与赋税都是来自他们的手里。直到如今，印度中南部德干（Deccan）地区的世系与风俗、语文、文学与艺术品，主要的俱是达拉毗荼族的遗传。原始雅利安族人入侵并占有了这些盛极一时的部落，也就是在远古过程中的一部分定时性的由北部向定居与平静的南部来一个烧杀掳掠。这就形成了历史上诸多主流之一，经此一来，文明的兴衰正有如时代的起伏。雅利安族扫荡了达拉毗荼，古希腊的亚该亚（Achaean）族与多里亚（Doria）族征服克里特与爱琴海地区，日耳曼进占罗马，兰巴德（Lambard）族领有了意大利、英吉利走向日不落的世界。一贯的是北方产生统

治者与武士，而南方产生艺术家与圣哲，正是温和终得天助。

谁是这一些侵略的原始雅利安族？他们用的这一字是高尚人的意思（雅利安文 *arya* 是高尚的意思），这些爱国心的由来可能是出自一些回想之一，亦即将不名誉的勾当一变而为语言学，聊以解嘲而已。很可能他们是来自里海地区居住的波斯族旁系，名叫 *Airyana - vaeio*——“雅利安族之乡”。“也就是在这同时雅利安族的喀西特族（*Kassites*）占领了巴比伦，而吠陀雅利安族也开始进入印度。

有如日耳曼人入侵意大利，这些雅利安族与其说征服还不如说是移民较好。但他们都具有强壮的体格，又能喝能吃，残忍成性，好勇斗狠，很快地就统治了北部的印度。他们用弓箭作战，战士穿铠甲乘坐兵车，舞动战斧与挥起长矛。他们一点都不装模作样：天真无邪地降伏了印度，并没有假借要提高他们文明的口实。他们要的是土地与草原来饲养牛羊；战争这一字与国民的荣誉无关，很简单的意思是“需要更多的牛羊”。渐渐的沿印度河与恒河向东进发，直到全部的印度斯坦纳入控制之下。

当他们经由战阵转移为定居的农耕后，他们成群的部落渐渐的合并成为小小的国家。每一国家由一国王统治，并由一些武士组成的议会来辅佐，每一个部落由一个 *aja*

或是酋长来领导，他的权力由一个部落议会来限制；每一部落由一些独立的村落组织结合而成，村落组织由一些族长组成的会议来管制。释迦曾问他的弟子圣，约翰（St. John）：“阿南达，你曾听说过，瓦吉安（Vajjaris）他们经常会谈，并时时与他们的家族举行公开会议吗？……阿难陀，只要瓦吉安（Vajjians）他们不断的会谈并与家族经常公开会议，这样他们就不会衰败而繁荣起来。”

如同其他所有的民族一样，雅利安族也有同族与异族通婚的规则——禁止与其他种族通婚或同族血亲相近的也不能婚嫁。这些规则构成了印度最特有的制度。多数受统治的人民被他们自己的民族认为是低贱一等，雅利安族预知若不限制异族通婚，则不久他们就会失去种族的特性；在 1、2 世纪后他们就会同化并相互的合并。第一等阶级的人们并不以地位而是以肤色来分，有长鼻与宽鼻之分，亦目 p 从拉加（Nagas）与达拉毗荼而来的雅利安后裔，也是仅有的族内通婚集团的一项规定。在后来由于大量的遗传以及种族与职业的分工，致使在吠陀时代阶级的系统渐行消失。在雅利安族本族中的婚姻，除了最近的血统不能婚姻外，其余都不受限制，婚后的地位也不受生育的限制。

当从吠陀印度（公元前 2000 年——公元前 1000 年）

进入了所谓英雄时代（公元前 1000 年——公元前 500 年），亦即是当印度从显示在《吠陀》经典里的状况转变到古代，《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两大叙事诗里所描写的同时——一切的职业技艺变得更专门与世袭，而阶级的区分也迅速的形。最上的是刹帝利（kshatriya）或称武士，他们认为死在床上是一项罪恶。甚至在早期的宗教仪式，亦是由酋长或国王们依卡塞（Caesar）的主教祭式 Ponzifex 来举行；婆罗门的僧侣或祭师们也仅是在这些奉献牺牲的场合中担任助手，在《罗摩衍那》的诗里，一个武士激烈地反对将出诸战士名门矜持无比的新娘许配与衣衫褴褛的祭师与婆罗门僧侣；耆那教（Jain）书里承认武士的领袖地位，而佛教的文献里，竟称婆罗门僧侣们为出身低贱。甚至在印度，一些事物也有了改变。

但由于战争渐渐的带来了和平，由于宗教大量的帮助解答了农业上一些不可知的因素而取得了社会的重要性。以及祭典的繁复，更加以人与神灵间犹需要一些专家们来从事协调联系，故婆罗门僧侣在人数、财富与权势上相形增加。他们以青年的导师，与种族历史、文学与法律的口头传布者的身份，依他们自己的想象，慰藉以往，展望未来；灌输每一时代对祭师们的尊敬意识，进而建立他们这一阶级的尊严，俾在今后的世纪使他们在印度的社会里具